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·小说

中断的足音

黄世衡获奖小说选



教育·科学出版社

当代中国校园文学丛书

小说

中断的足音

黄世衡获奖小说选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111号

中断的足音

黄世衡 著 责任编辑：赵连杰

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北京·北太平庄·北三环中路46号）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装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.375 字数：98,200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0,500册

ISBN 7-5041-0796-4/G·758 定价：2.20元

序 言

韩作黎

前几年，社会上黄色书刊泛滥，殃及校园，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毒害。对此，广大教师、家长深为忧虑，纷纷呼吁扫除黄毒，呼吁创办、出版健康有益的书刊，占领校园思想文化阵地。这两年，党中央急人民之所急，想人民之所想，一手抓“扫黄”，一手抓繁荣文学创作。由于此举深得人心，所以立见显效，现在书刊市场比较干净了，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书刊也多是内容健康、格调高雅的了。

但“扫黄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那些精神垃圾需要不断着力清扫；繁荣文学创作，向广大读者，尤其是向青少年学生，提供优质精神食粮，同样需要下大力气，需要长期的不间断的努力。为此，我们编辑这套“中国当代校园文学丛书”，将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，按文学样式分集编选出版，为广大的中小學生提供一份较高质量的课外文学读物。

新时期以来，由于涉及校园文化的有关部门贯彻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比较得力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社会责任感比较强，审美趣味比较高尚，所以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，则大都健康向上，促人奋进，或

反映教育改革之势在必行，或讴歌校园里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各界的英雄模范人物，或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积极的深入的思考，都能给人以启迪、激励和崇高的信念，都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与激情。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，我们看到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思考和追求，并已初步形成各自的艺术风格。而“风格即人格”，而“人有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”，因此，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近十年来确实出现了百花争妍、千姿百态的喜人景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方面的作家们的艺术追求，无论是继承我国传统艺术，还是借鉴“拿来”域外艺术，都比较注意做到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，因而在这片艺术园地里很少有食古不化、食“洋”不化的东西。总之，新时期以来我们的以校园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思想性艺术性总的看来是健康有益的，多姿多采的，兼具认识、教化与审美功能，是激励青少年“天天向上”的益友与良师。

在大量的好作品中选优，对于编辑者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难免遗珠之憾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件幸事，可以集中阅读到一批佳作。热望作家们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校园文学作品。热望广大师生作者认真地多读多写，使校园文学队伍日益扩大，创作日益繁荣。热望校园文学作品更好地陪伴着青少年同学们健康地成长。

1991年5月12日

目 录



- 奶奶，我爱你……………(1)
- 敬你一杯酒……………(14)
- 树荫……………(31)
- 中断了的足音……………(51)
- 受歧视的孩子……………(67)

奶奶，我爱你

我们家的人当中，我最爱奶奶。奶奶把我从小带大，奶奶勤劳、慈爱、善良，心地真是好极了、好极了！我应该向她捧献我的爱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妈妈总是对奶奶不好。按说，妈妈应该对奶奶特别好：第一，奶奶是爸爸的妈妈，妈妈对爸爸好，也就应该对奶奶好；第二，奶奶带大了我，又带大了我弟弟，省了妈妈多少心血力气；第三，奶奶六十多岁了，还一天忙到晚，照顾全家，做着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儿……可是妈妈呢，瞧奶奶时没有过好脸色，和奶奶说话时没有过好声气，任什么好事儿都没有奶奶的份儿。这太不公平了！可我不敢说。早先，我说过一回——那天米饭焖得软了点，妈妈使劲儿唠叨，没结没完。我说：“妈，别说了，奶奶够辛苦的了！”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。过后，她严厉地警告我：“宝珠，你听着，从今天起，你要是再向着你奶奶说话，哼！留点儿神！”别的且不说，单是叫“宝珠”，事情就够严重的。我小时候叫宝宝，长大些叫珠珠，在学校里，谁都叫我尹宝珠。可在家，谁要是对我直呼“宝珠”，紧接着准是训斥。挨了训斥，我一想，妈妈对奶奶这种态度，连爸爸也从来不敢吭

声，奶奶也一向是逆来顺受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说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只能——我只能默默地向奶奶捧献我双倍的爱！

但是，妈妈这样对待奶奶，我什么时候想起来，都是心不平、气不顺的，而且好象什么事情都能和这件事联系起来。少先队组织搜集谚语活动，有个同学抄了这么一则：“感谢是美德中最微小的，忘恩负义是恶习中最坏的。”我就想，妈妈这算不算忘恩负义呢？语文老师讲课，说到一首诗，写的是大燕子把小燕子哺育大了，这小燕子能展翅，就飞走了，大燕子好伤心哟！诗人接着写道：“燕燕尔勿悲，尔当返自思，思尔为雏日，高飞背母时！”我就想，妈妈现在对奶奶这样，我们长大了，要是也这样对她，她会怎样呢？妈妈读过这首诗吗？她要是读过……唔，对，好办法！

课后，我找到语文老师，请她把诗的故事再给我讲一遍，又在老师的指导下把那四句翻成白话，还押上韵。老师问我为什么对这首诗这么感兴趣，我说：“您讲课时说的那句话真好：‘有些人，小时候也受到过母爱，长大了可不知道爱母。’我要是见到这样的人，就把这首诗介绍给他。”

现在，我首先要把这首诗介绍给我妈。介绍的方法我也想好了。回到家里，我把弟弟找来，把这首诗的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把翻成白话的那四句，一遍一遍教他背下来。弟弟很聪明，不大一会儿就记熟了，背会了。这时，正好来了客人。这是个好机会！妈妈就愿意让弟弟在客人面前露一手。弟弟也习惯了，大大方方的。我说：“该你上场了。去吧，好好讲，好好背，不慌不忙的。”弟弟真不含糊，站在妈妈和客人中间，小手一背，就讲开了：“从前，有一个大燕子妈妈，养了个小燕子宝宝，可喜欢它了！天天捉虫子喂它，天天捉虫子喂它。喂呀，喂呀，后来，小燕子就长大

了。长大了，就飞走了。大燕子妈妈呜呜呜、呜呜呜得可伤心哪！——你干吗哭呀？听我唱个歌谣吧：

燕子燕子别哭啦，

劝你好好想一下，

想想在你小时候，

高高飞走不管妈！

我讲完了。”弟弟敬了个礼，站到一边。

客人边夸奖，边拍巴掌，还说：“这首诗小时候读过的，是古诗，可不是歌谣。那四句是什么‘燕燕尔、尔……’。”

“姐姐会背。——姐，你来背。”弟弟拉我的衣袖。

我说：“老师教的。是：燕燕尔勿悲，尔当返自思，思尔为雏日，高飞背母时！”

“对对对！是这样的。这诗很有教育意义，现在儿女长大就忘记父母养育之恩，实在是不得。”

客人这样说着，我心里真高兴。功夫总算没有白费，妈妈总该有所触动了。看，她不是正在想什么吗？皱着眉，直着眼，一手托着下巴。想了一阵，她说了：“我才不指着儿女呢！以后他们成了家，各自搬出去。我和老头子拿着退休金，各处去旅游，不比守着儿女强？那大燕子才想不开呢。我也编了四句：‘燕燕尔勿悲，没啥了不起！儿女高飞日，你也旅游去！’”说着，还开心地哈哈大笑呢！弟弟不懂，没跟着笑；我懂，笑不出来。

二

在这件事情上，妈妈偏偏这么顽固，我真是想不通。听说，妈妈在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，现在在局里，也是上上下下都说好。在家里，对我和弟弟也很关心，督促我学习，

教弟弟认字写字，教“波坡摸佛”，还教歌谣。幼儿园阿姨说，弟弟在大班里认字最多，歌谣说得最好，这都是妈妈的功劳。妈妈对爸爸也很关心，爸爸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。就是对奶奶一丁点儿都不关心，好象奶奶不是我们家的人。

为这事儿，我还问过几个要好的同学。她们家也都有老人，有的是爷爷奶奶，有的是公公姥姥。有挺好的，也有不尊敬不关心老人的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是嫌老人唠叨，碍事；有的是嫌老人是农村人，土气，没文化，没退休金，吃了他们，穿了他们，挤了他们。哼，真可气！妈妈八成儿也是嫌奶奶这些。真不应该！还是国家干部呢！

天气渐渐冷起来，屋子里又该生火了。我们住三间平房。里外两间北房，往年是弟弟和爸爸妈妈睡里间，我和奶奶睡外间。今年，妈妈说弟弟已经六岁多，该分床了，就让弟弟和我睡外间，让奶奶住到那间东房去。东房夏天西晒，热得象火炉，奶奶没叫一声苦，现在，西北风呼呼往里灌，奶奶怎么能受得了？可是妈妈不管，说全家五口人有四口在北房，吃饭、来客也在北房，家里只有一个火炉，只能安在北房里，让奶奶睡觉时穿多点儿，盖厚点儿，再弄个热水袋什么的，一个人怎么也好凑合，等有钱了，再买个火炉……

在我们家里，妈妈的话，是说一不二的。火炉，安在北房里了，奶奶一个人睡在东房里“凑合”。可是，这是好“凑合”的吗？别说晚上，白天我走进东房，都感到冷得象冰窖。

夜里，猛烈的西北风“呼呼”地擦过我们北房的窗户，直向东房刮过去！西北风啊，你别往奶奶住的东房刮，你拐个弯儿，刮到我们北房来吧！我们屋里有火炉，冻不着。奶

奶已经冷得够受了，经受不起了……。奶奶，您怕一夜都不直腿吧？您正冻得浑身发抖吧？听爸爸说，我四、五岁的时候，出去滚雪球，回来小手小脸冻得红红的，奶奶看见了，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搂着我，用她热烘烘的脸贴紧我的脸，把我的一双手握进她温暖的手掌里，焐着，熨着。奶奶给了我那么多的温暖，可是现在，在她最需要温暖的时候，我却不能……。正想着，听见东房通厨房的门哐呀一声开了。是奶奶起来了。天还黑着，她一定是冷得受不了，提前起来做饭的吧？我赶紧穿衣下床，跑到厨房里，偎近奶奶，把我的脸贴紧她的脸，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，焐着，熨着。奶奶的脸和手好凉哟！我伤心地哭了。奶奶不言语，抽出一只手来，给我擦眼泪，一下又一下抚着我的头发。

妈妈也太狠心了！爸爸也太忍让了！这不行，奶奶会冻坏的。我得想个办法。我记得老师爱说的一句话：“人只要铁心办一件事，办法总是会想出来的。”我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这还是得从弟弟身上打主意。

弟弟最听我的话，因为我老带他玩，老给他讲故事。在对待奶奶这件事情上，除了那次讲燕子的故事以外，我们还“合作”过一次，效果还蛮好呢。那是上个月，一天午饭吃鸡。妈妈看来兴致很高，她先把鸡头带脖子分给奶奶，说：“奶奶是一家的头，该吃鸡头。”接着把鸡大腿分给爸爸，说：“爸爸是一家的支柱，该吃最有劲的大腿。”又把鸡胸脯上所有的好肉分给弟弟和我，说：“孩子是一家的心肝宝贝，该吃鸡心肝外面的肉。”最后把一对鸡脚和一对鸡翅膀分给她自己，边啃边说：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伙强盗抓了一个过路人，炖了一只鸡要他吃。这人撕下鸡胸脯和鸡大腿来，大吃大嚼，强盗就把他放了。因为有钱人是不会吃鸡胸脯和大腿

的，早吃腻了。他们专吃鸡脚和翅膀，啃起来有味道。”妈妈自顾自地说着，除了弟弟“为什么、为什么”地追问之外，谁都不吭声。爸爸草草吃了一只鸡大腿，抹抹嘴进里屋去了。奶奶推说怕吃鸡头，就吃些别的菜。我一边吃一边在心里埋怨妈妈：把阿凡提对付皇帝的办法，拿来对付奶奶，太不应该了！我也想了个办法。我说：“妈，您给我的零花钱，我攒了有三块多。我也是有钱人，该吃鸡翅膀。”说着，从她碗里夹走一只。弟弟最爱跟人学样，在兜里摸了摸，居然掏出来五分硬币，对大家亮了亮，又揣进兜里，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也是有钱人，该吃鸡翅膀。”说着，从妈妈手里夺过另一只去。我又说：“咱家就数妈妈钱多。爸爸没钱，已经吃了一只鸡大腿；奶奶也没钱，剩下的一只该奶奶吃。”弟弟手快，我刚说完，他就把另一只鸡大腿夹到奶奶碗里。奶奶要夹回去，他说什么也不让，小嘴一撇一撇，看看要哭，妈妈只好说：“好好好！奶奶吃，奶奶吃！”

我想，弟弟这回再和我“合作”一次，也会成功的。下午，妈妈把他从幼儿园接回家，正好来了客人，我就对他说：“苏苏，到奶奶屋里来，我给你讲个特好听特好听的故事。”

弟弟听故事入了迷，一边打着寒噤一边听。故事讲完，我问：“再讲一个，听吗？”

“听。”弟弟又打了个寒噤：“咱换个屋子讲，这屋，真冷！”

我说：“才呆一会儿你就叫冷，可奶奶每天晚上都在这屋睡。”

“让奶奶跟咱俩睡。”

“可是妈妈……那，就得这样……。”我把办法告诉弟

弟，他直劲儿点头。我要他别说是我出的主意，他说：“好，咱俩拉勾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弟弟说了：“妈妈，我要跟奶奶睡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奶奶那屋冷，你会冻坏的。”

弟弟说：“那，奶奶也会冻坏的。”

妈妈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脸上神色有点不自然，忙找话来遮掩：“你是小孩儿，不经冻。等买了火炉安上，你再……”

“不，不不不，我今天晚上就要跟奶奶睡！”弟弟放下筷子，推开饭碗，进行“绝食斗争”。尽管在幼儿园已经吃过晚饭，可妈妈每天都要给弟弟加点餐。

“乖，听话，快吃饭。”妈妈哄着弟弟。

弟弟不动，撅着嘴。

妈妈无可奈何，拉长了声音说：“好好好！跟奶奶睡，你个小祖宗！”

“噢！胜利了！胜利了！”弟弟举起筷子挥动着，象占领了××高地的战士挥着红旗那样。

这就“胜利”啦？在哪里睡还没有落实呢。趁妈妈去盛饭的当儿，我对弟弟使了个眼色，朝我们的床努努嘴。

弟弟明白了，对妈妈说：“我要跟奶奶睡这个床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床双不双、单不单的，顶多睡一个大人一个小孩，你奶奶睡那儿？”

一天说不上三句话的爸爸，倒出了个好主意：“把两个沙发一对，珠珠就可以睡。”

妈妈白了爸爸一眼：“亏你说得出！十三、四的大孩子，伸展得开吗？整宿整宿地蹓着呀！”

弟弟图新鲜，使劲儿嚷嚷：“我睡沙发，我要睡沙发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不是要跟奶奶睡吗？”

弟弟还挺机灵，说：“沙发和床挨着，就跟睡一个床一样。”

妈妈无奈，伸出食指在弟弟额头上轻轻戳了一下，说：“哼，你个小天神！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得干，我叫你干什么你都不干！”

西北风呼呼呼，呼呼呼，凶猛地撞击着东房的门窗，我们屋里却是暖融融的。弟弟在对起来的沙发上甜甜地睡着了，也许在做着什么有趣的梦，嘴角漾出了笑纹儿。成天操劳的奶奶，终于睡到了温暖的被窝里，发出了匀称的鼻息。我觉得心里又踏实又舒畅。尽管西北风在窗外发狂地吼叫，我还是感到，在我的周围，这寒冬的夜晚，是这么美好，这么充实。

三

孩子能有什么事情瞒得过妈妈呢？何况还是在她眼皮底下做的事。妈妈很可能全明白，可又不好发作。只是常常在和客人谈话时，捎带着数落我几句。

“孩子一大，就有自己的主意了，就要反对父母了。”这是一回。

“养儿女就是那么一回事！小时是冤家，长大是对头。象珠珠这孩子吧，才半大点儿，就开始变着法儿干预大人的事了。”这又是一回。

这些话，少一半儿是说给客人听，多一半儿是说给我听。用意当然是要我改。我呢，没想到改，却想到了“燕燕尔勿悲，尔当返自思……”。

这对妈妈是有点不尊敬了。但我心里对妈妈还是爱的，行动上也有表现。妈妈爱吃肉皮，每回我都把皮上的毛一根根

拔尽，吃饭时把煨得软硬适度的肉皮，蘸上辣椒汁水，放到妈妈饭碗里。妈妈的皮鞋，每天都是我给擦。当然，有时弟弟也来凑热闹，把鞋油弄得满手满脸，妈妈见了，拍着手弯腰大笑……

其实妈妈的性格是很开朗的，见了谁都是有说有笑，脸上就象朗朗晴空那样，一丝云翳都没有。可她一吩咐奶奶什么事，脸上就“晴转多云”，阴沉沉的了。她对待奶奶的一些事，用怠慢、不尊敬、抠门儿这些词儿来形容，语文老师准会说“不准确”、“词义太轻”，准确的形容应该是：刻薄。

冬去春来，风儿柔和了，树木抽芽了，草绿了，花开了。

星期天早晨，妈妈对奶奶吩咐道：“今天我们带着孩子出去一整天，你把这一堆衣服和床单洗了吧。中午还有剩饭菜，足够你一个人吃。”

出去一整天，是去翠屏公园。午饭在公园里的大观楼餐厅吃，这我早知道；要洗的衣服和床单，能晾两根行李绳，这我能估摸出来；剩饭菜我也清楚，是两个馒头和三四块奶奶啃不动的腔骨。妈妈呀，你这样刻薄，不该反对呀？你说我“变着法儿干预”，是因为你压制良知啊！一股清泉，被大石头挡住了去路，但它总得流出去，便只好绕个道儿。

“妈，我今天不能出去。明天团队的黑板报要出新的，后天文学小组活动，我得准备好两篇稿子。”我说。

我没有去。我留在奶奶身边。两篇稿子，一篇只需要再改一改，一篇就差个结尾。我很快改完写完，就帮奶奶洗衣服和床单。剩馒头和腔骨归我吃，另外给奶奶煮了一大碗富强粉面条，卧了两个鸡蛋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奶奶说：“珠珠，你知道你妈他们上哪儿

吗？”

我说：“知道，上翠屏公园。”

“离着不远儿。吃罢饭，你找他们去吧。”

“不！我不去。”

“你不去，他们玩不好。爹妈没有不疼儿女的；儿女疼不疼爹妈，可就难说了。没听说吗？‘儿惦娘，扁担长；娘惦儿，惦断肠！’爹妈疼你，你也要疼爹妈。”

“可是，我妈，她对你可……可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隔着一层儿呢。你妈疼你们，也疼你爸，这就我就高兴了。我一个老婆子，怎么都好说。你妈上着班，还要操心你们，够她忙活的了。我没啥。看见全家大小和和美，我就起心里高兴。快去吧，找你妈他们去。听奶奶话，啊？”

奶奶平静地说着。她很少说这么多话。老师常常对我们说：“责己要严，责人要宽。”奶奶也许不懂这句话，可是她早做到了。奶奶多好啊！妈妈凭什么那么不孝敬她？想着，我说：“我妈对您这样，我以后对她也这样。”

“别说傻话！”奶奶急了。“你要这样，我明天就回乡下！”

“可别！”我说，不由自主拽住了奶奶的胳膊。

奶奶说：“你孝敬爹妈，这是你心好。你爸你妈都是好人，就养育你们两个，该着你们孝敬的。奶奶这话，听不听？”

我说：“听。可我下午不去翠屏公园了，地方大，人又多，找不到他们的。”

“可也是。回头把我孙女儿挤丢了，可没地儿再找这么可人疼的孙女儿了。”奶奶说着，笑了。

我可有点不好意思，忙岔开话，说：“奶奶，您上床歇会

